

等风的人

〔日〕伊吹有喜 著

孙雅甜 译

你没有走错路 你是在等待风的到来
你只是在港口养精蓄锐 直到好风吹起来



等风的人

〔日〕伊吹有喜 著

孙雅甜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等风的人/[日]伊吹有喜著;孙雅甜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3

ISBN 978-7-5442-6066-4

I. ①等… II. ①伊…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124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2-146

KAZEMACHI NO HITO

by Yuki Ibuki

Copyright © 2009 Yuki Ibuk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9 by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directly arranged with POPLAR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Beijing Poplar Culture Projec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等风的人

[日]伊吹有喜 著

孙雅甜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特邀编辑 朱文婷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066-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序

一阵轻轻的私语般的声音传来。

那声音实在是令人惬意，在卡车上小睡的青年不由得睁开了眼睛。

是女人的声音，像唱歌一样的女声。

“后脖颈的发际线最重要。把这里剪好了，男人的气派一下就出来了。”

“哦？真这么管用？”

青年从驾驶座向外望去，看见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正在汽车餐厅停车场一角给一个男人剪头发。男人坐在旅行箱上，周围铺满了报纸。

“那当然！男人啊，看的就是后脖颈儿！”

女人向后退了两步，看了看后发际线，开始用梳子梳理男人的头发。

“只要后发际线打理好了，一切就好了。好，剪完了！”

女人轻轻拍了男人后背一下，笑着说道。

“多谢啦，谢谢你让我搭车到这里。”

“其实也没什么，举手之劳嘛。”男人抱起双臂，笑着回答。青年从那粗壮的胳膊判断他应该是同行。青年匆匆跳下卡车，远远地看了看女人的脸，那圆圆的脸庞看起来胖嘟嘟的。

难道是牛奶妹 Peko^①？

他做卡车司机已经五年了，工作是从和歌山县运送鲜鱼到东京。他曾经从前辈司机那里听过这样的传闻。

如果遇上一个拦车旅行的中年女人，手里举着写有“海边小城”字样的纸片，一定要让她上车，并且郑重地招待她。那个女人长得酷似不二家的牛奶妹 Peko，是一位手艺了得的理发师。若是让她搭车，作为答谢，她必定会在汽车餐厅为你剪发。经她剪过头发的司机会变得体面起来，随后一定会有许多福气降临。

青年一直以为这只是个传闻。

他一面频频回头看两人，一面走进休息室，走到一个排列着自动售货机的角落。那里同时也是瞭望台，可以看到远处的群山和大海。

这个地方称作纪州，位于纪伊半岛的东南部，面向熊野滩，海岸线上绵延入海的山很多。这条国道穿行于群山之间，不断有陡坡和急转弯出现，对大型车来说是一处险关。

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吧，卡车司机只要开车爬到此处矢之花岭，大抵都会在这家汽车餐厅稍事休息。虽说是山岭，不过拥有大片平地的矢之花汽车餐厅同时还是长途巴士站，并设有大型车专用停车场和休息室，是休息放松的绝佳场所。

^①牛奶妹 Peko，日本糖果业巨头不二家的品牌形象，是一位胖胖的小姑娘。

青年在自动售货机上买了一罐咖啡，走到外面吸烟去了。这时，看起来像是卡车司机的男男女女凑到烟灰缸边上，各自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抽起烟来。

一个中年司机对旁边的男人说道：“喂，看见了吗，那就是牛奶妹 Peko。我曾经载过她一次。”

“就是她？没想到还挺年轻的嘛。”

“比我想的还可爱。”

“我说，这个牛奶妹 Peko，不能上了她吗？”

一个年轻的司机熄了烟，下流地扭着腰。

“就在这个牛奶妹的上面……”

“当然不行！这绝对是禁忌！”中年男人笑了，“要是做了这种事，你的蛋就会被她用剪刀剪下来。看到牛奶妹胖脸蛋上的两团肉肉了吗？就是那些作恶未遂的男人的蛋。不过呢，只要好好对待牛奶妹，那些蛋就会变成金子来找咱们。我这么说是因为……”男人压低声音，说了两个字。

“无聊。”

“啊——真无聊。”

“亏我还那么认真地听你说，真不值。”

“可是，这是真的。”中年男人笑了笑，“从那以后，我可是一路顺风顺水。娶了老婆，孩子也生了。工作上也开始单干了，生意十分火爆，而且现在还雇了人，虽然雇员不多。至于卡车嘛，你们看——”

说着，男人用香烟指了指停车场上的卡车。他的车是停在那里的卡车中最豪华的一辆。

还真是啊。所有人都在点头。

“我说，”一个女司机开口问道。从她的声音可以听出已经思考了许久，“这种事，只对男人有用么？”

“也有个女司机载过她。不过那个人后来停业了。”

“这样啊。看来女人不行啊。”

女司机有些落寞地掐灭了烟头。

“先别急嘛，那位大姐虽然不再开卡车了，却嫁了个好人家。现在已经是运输公司的社长夫人了，据说在北陆地区生活得特别幸福。”

女司机擦去额头的汗水，露出了笑容。

牛奶妹拿着卷着碎头发的报纸走了过来。

司机们异口同声地跟她打招呼：

“牛奶妹！大姐，你要去哪儿啊？”

“美鹫。要回老家啦。从现在到八月底，有六个星期的夏季休假。”

女司机歪着头想了想。

“美鹫？那是哪里？”

“顺着那条路，”牛奶妹指着从国道分出来的一条路说道，“往下走四十分钟左右就到了。是个海边小城。”

“我不往那边走啊。你们呢？”

一群人都摇了摇头。

“没关系没关系，你们已经把我载到这里了，剩下的路坐巴士也能到。”

刚理完发的男人拿着两罐咖啡走了过来。

“不过，大姐，巴士好像要两个小时以后才发车呢。”

“是啊。现在白天每隔两小时才发一趟车呢。去年的班次还

要多一些。”

青年看了看牛奶妹。他已经运完了货物，并不急着回去，觉得绕点远路倒也没关系，于是决定载牛奶妹一程。

“大姐。”他喊了一声。

这时，理完发的男人叫了起来：

“快看，那边那个，那不是美鹭的车吗？”

大家连忙望过去，只见停车场里停着一辆车身上写着“美鹭海鲜干货”的小型汽车。

“大姐，我去和他商量商量。”

“不用了，不用了。”牛奶妹连连摆手，“我坐巴士就行了。真的。”

“别这么说嘛，交给我吧！就当是感谢你为我理发了。别跟我客气了。”

“你就让他去张罗吧。”司机们异口同声地笑着说。

青年返回自己的卡车，发动了引擎。

驶入国道时，他看了看后视镜，镜子里的牛奶妹背着帆布背包坐在旅行箱上，脸上的表情有些为难。

第一章

须贺哲司打心里后悔来这个汽车餐厅。他原本只是想借用一下洗手间。

卡车司机正在他的眼皮底下大喊着寻找那辆小汽车的主人。

纯白的内部装饰，豹纹的靠垫，方向盘用金银线织物包裹，后窗上镶嵌了一圈粉色的假毛皮。任谁都会以为司机是个年轻女人。这哪里像是三十九岁的男人开的车呢？

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不知为何，那声音竟温柔得有些谄媚。

“请问那辆车的司机是哪一位？”

无奈之下，哲司只得将烟熄灭了，举起手道：“是我。”

男人一时间有些困惑，他看了看哲司。

“是您女儿的车？”

“啊，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吧。”

“你是美鹭那边的人？如果要回去的话，顺道载那个人一程吧。巴士好像要两个小时之后才来呢。”

男人指了指坐在旅行箱上的女人。那正是刚才卡车司机们谈

论的牛奶妹 Peko。

女人站起身，走到小汽车近旁，向车里瞅了瞅，开心地笑了，然后跑过来。

“我说，这辆车是小舞的车吧。”

哲司没有回答，他看了看凑上前来的女人。

女人身穿写有“I LOVE 金枪鱼”字样的T恤和卡其色裙裤。脚上是白袜子配白色运动鞋。看上去和自己年龄相仿，或许比自己还年轻些。不过这一身装扮实在是土得掉渣。

“我说，帅哥，你是小舞店里的人？那就好办了。把我捎过去吧。这样就能在傍晚以前到达美鹭了。”

饶了我吧。哲司这样想着，轻轻叹了口气。他希望女人能觉察出来，可是女人笑得更灿烂了。

“帅哥，你是美鹭水产的新员工吧？现在正在运货是吗？接下来是要去别的地方吗？”

“那倒不是。”

“那么就拜托了！载我一程吧。我会好好感谢小舞的。”

“不好意思，我并不认识这辆车的主人。”

“嗯，这些都无所谓啦。”

司机拍了拍哲司的肩膀。

“这位老兄，你是要去美鹭吧？你到底载不载大姐？”

哲司本想一个人待着。可如果对方是车主的熟人，他就没有办法坐视不管了，于是无奈地点点头。司机们立刻争先恐后地把女人的行李搬过来，放在车后座上。

“太好了太好了！这下放心了。大姐，保重啊！”

司机们一边念叨着“太好了”，一边向各自的汽车走去。

哲司有些受不了，又点了一根香烟。

像是在同女人道别一般，那些大型卡车喇叭声此起彼伏，陆续驶出了停车场。女人微笑着向卡车挥手。当最后一辆车开走后，她向着汽车驶去的方向恭恭敬敬地低下头。

哲司发动了汽车，女人被呛得轻咳了一下。他这才注意到车里充满了汽油味儿，于是打开车窗。女人看了看后座，上面堆放着二十个汉堡和六大盒炸鸡块。

“这么多的炸鸡！是要开派对吗？”

“不是。”

从东京独自一人来到母亲留在美鹫的房子中静养，今天是第三天。他忽然特别想吃快餐，不过听说周边没有快餐店，需要到矢之花岭，沿国道走四十分钟会看到一个购物中心，那里有一家汽车餐厅。他嫌坐巴士去太麻烦，就向管理母亲房子的人打听哪里能租到车，结果对方说可以把女儿的车借给他。

此刻，哲司一面转动方向盘，一面打量了一眼副驾驶席上的女人。

早知如此，还不如坐巴士呢。那样一来也不会遇上这个怪女人，更不会买上一大堆拿都拿不了的食物。

女人打了个响指。

“我知道了。这些应该是要送给谁的慰劳品吧，比如孩子的生日聚会什么的。这种快餐食品孩子们确实很喜欢呢。”

看样子她似乎很喜欢食物，但不知为何却皱起了眉头。

“你讨厌快餐食品？”

“倒是不讨厌。不过要麻利解决肚皮问题的话，我还是喜欢助六。”

“助六？”

“就是油炸豆腐包寿司和紫菜卷寿司的套餐。”

“啊，助六寿司。”

“油炸豆腐包寿司真是美味啊。但现在的孩子好像不怎么喜欢呢。”

换作是我的话，也更喜欢吃汉堡。哲司心想。

“大哥，你真是个好父亲啊！你的孩子肯定会高兴的。对了，要吃润喉糖吗？”

“不用。”

“是嘛。”

女人从脚下的帆布背包里掏出一个小罐子。弯下背的时候，背后露出了用片假名写的“金枪鱼”。

“你是做寿司的？”

“不是。”女人笑了，“我老公原来是干这个的。我是理发师，以前是。”

说着，她低头看了看胸前。

“啊，你是说这件T恤呀。这是刚才那位司机大哥送我的，可能是我身上有股汗味儿吧。他说这件T恤我不穿了，要是不介意的话就换上吧。虽然他是一番好意，可我还是有些难为情。女人穿这个毕竟有点那个……不体面呀。我啊，明明是奉献型的嘛。”^①

关我什么事。哲司将车窗大开，风立刻钻了进来。

为什么女人就这么喜欢做爱呢？

“金枪鱼。”说完，女人又笑了，“不过呢，不是那个意思。因

① “金枪鱼”在日语中也暗指在性生活上保守，故女人有此解释。

为那是运送金枪鱼的车。那位司机大哥是金枪鱼产地的人。”

“你究竟做了什么事情，非要换衣服不可？”

女人露出为难的表情，笑了。

“也没什么。因为我一直沿着国道走。没办法，卡车太少了。长途卡车一般都走高速公路，不怎么走下面的路。但是呢，拦车旅行的话，长途卡车是最好的选择。”

“为什么？”

“该怎么说呢。靠本事吃饭的人不会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坐他们的车感觉很舒服。而且他们必须准时把货物送到，所以没有人会做坏事。要是坐上了普通人的汽车，就连我这样的大婶，都有人约我去旅馆呢。”

“刚才在汽车餐厅，他们都叫你‘招来福气的牛奶妹’。”

“啊，那个呀。那是传说，是开玩笑的话。我的脸确实圆乎乎的，我都这个岁数了，牛奶妹 Peko 这个称呼真让人难为情呢。原本是美鹭的司机开的玩笑，大家觉得有意思，就信以为真了。仅此而已。是闹着玩的。但这样一来我的旅行倒是变容易了。”

“为什么要拦车旅行？坐巴士或者电车不就行了吗？”

“那样的话，要是发现了好男人就没办法立刻下车了呀。那可就麻烦了。找个好男人嫁了，再找个好地方住下来——这可是我的梦想。”

汽车拐过一个徐缓的转弯处，视野忽然开阔起来，美鹭小城在眼前展开。

女人欢呼起来，看了看哲司。

“大哥，你是哪里人？去年夏天我怎么没见过你？”

“我只是暂时住在美鹭，就住一个夏天。”

“原来如此。我也是到了这个时候，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回到美鹭来。这里的春天也很美呢。这一带的树是野樱花。所以啊，那个时候从这里经过的话，感觉就像是从粉色的云彩里飘下来一样。真是太美了。虽然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那景色了。”

汽车沿着山间公路缓缓而下，眼前出现了一片海。女人又发出了欢呼声。哲司有些郁闷，把 iPod 的耳机塞进耳朵。刚才还在看海的女人好奇地看着 iPod。

“对不起啊，我太吵了。我会安静的。”

哲司没有回答，调高了音量。

女人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句什么。他便摘下耳机，瞪大了眼睛听着她的话。

“我说大哥，你听的是古典音乐？你喜欢音乐？”

“你不是说你会安静下来吗？”

“真对不起啊。”女人笑着说。

汽车开进了美鹭城。

这座海滨小城虽然叫“城”，其实叫“村落”更贴切一些。小城里有四通八达的水路，据说以前就是利用这些水路运输货物的。

哲司的母亲曾在三重县的私立女子学校担任教务主任，退休以后又被返聘回去继续参与那所学校的运营。不过六年前母亲完全引退了，随后便在美鹭盖了所房子住下来。虽然同在三重县内，可他所知母亲和美鹭之间并无关联，他一直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在这个被称作陆地孤岛的地方安家。

哲司脑中浮现出那所房子的样子。美鹭的人们称它为“海角之家”。

那是一座二层建筑，坐落在可以将整个小城尽收眼底的海角

尖端上。房子采取日西合璧的建筑样式，充分体现了母亲的情趣。还有一个可以俯瞰大海的庭院。母亲生前常常说，希望死的时候可以看着这里的大海离去。可是去年年底她来东京时旧疾恶化，病倒了，接下来的五个月一直在和疾病斗争，直到两个月前在医院病逝。

平时母亲就说不用举办葬礼，甚至连去世后寄给朋友的告别信上的收件人地址都事先填好了，所以哲司这个独生子几乎没有什么可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走得干净利落，子女在身心方面应该没有太大的负担。

然而，母亲去世后，哲司忽然失眠了。紧接着，脖子不能向右转了，而且在离公司最近的车站下车后开始呕吐不止。更糟糕的是，两周前他走进车站的厕所后就怎么也走不出来了。

他的身体并无异样，医生诊断为精神方面的障碍，建议他暂时停职休息。虽然还不至于给他安上某种疾病的名称，但据说也是濒临患病的边缘了。

哲司本以为凭借这样的诊断结果，公司不可能让他休息。没想到递上申请后公司竟然批准了，加上带薪休假一共有六个星期，可以一直休到九月份。于是他决定来美鹫静养，顺便整理母亲的房子。

三天前，他来到这个家时，发现家具都罩上了床单，不过屋里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让人静不下心来。而且从海角到城里要沿着防波堤走二十分钟。海角之家附近的坡道很陡，每次上下坡他都累得气喘吁吁。想购物也没有超市，为了买日用品不得不四处奔波，去那些个体商店购买。别说是静养了，这里的一切都让他筋疲力尽，这时，莫名其妙地，他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想吃快餐

的欲望。

不过，这样倒正好。

静养？养好了身体又能干什么？一切都是那么麻烦，他根本懒得动。索性就这样抛弃一切，连呼吸都停止了吧。

哲司想平复自己的心情，将 iPod 的音量又调大了些。他任由自己的心跟随着回响在脑海中的钢琴声遨游。

音乐真好。只要将音量调大，就可以躲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用思考，不用感受，只需把身体交给声音。

他向旁边看了看，女人的嘴巴正张着，好像在欢呼。

女人拍拍他的肩膀。他拿下耳机，女人让他在防波堤前面停车，然后硬要把用纸巾包好的钱塞给他。他拒绝了。女人指了指眼前的店，说，有空就来店里玩啊。

“这样我就可以谢谢你了。到时候一定好好招待你，一定要来啊！”

他顺着女人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招牌上写着“美和”，红色的霓虹灯一闪一闪。

“这是什么店？”

“是小酒馆啦。你看像什么店？”

这种事情，我怎么知道？哲司想着，点了一根烟。

再见！女人说完跳下了车，拖着旅行箱推开了店门。屋里顿时传来疯疯癫癫的喊叫声。

“哎呀！金子，你怎么穿了这么一件 T 恤啊？！”

哲司听到了男人女人们的爆笑声。太阳还没下山，这些人就已经酩酊大醉了。听着他们的说话声，哲司有些恍惚地抽着烟。

究竟是一什么事情让他们这么高兴？